**網台課程：早期墨家思想的現代詮釋**

**講稿**

簡介：

《墨子》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經典。對於《墨子》的學說，時人每每僅憑印象中的「兼愛」、「尚同」而視其為理想主義者；又從電影漫畫中的「守城」、「非攻」而視其為工匠家或軍事家，本節目即旨在哲學地閱讀《墨子》，從文本分析為起點，發掘《墨子》中隱含的哲學問題及其現代意義。本節目期望能將古代思想的精粹帶給現代人有不一樣的思考資源。

主講：

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五集：《天志》與《明鬼》──宗教關懷的取向（下）**

**第一部分：《天志中》及《天志下》的文本分析（15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博士，好高興同大家繼續分享早期墨家思想的現代詮釋。今集，我們會先繼續上一集未講完的〈天志中〉和〈天志下〉的文本分析。在〈天志上〉，我們緊扣文本指出早期墨家思想中提到「天志」的理由是「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的問題，即早期墨家中認為知道「天志」的特性，從而能夠互相提醒才是「大智慧」或「大道理」，而「天志」的特性即是「天欲義而惡不義」，而甚麼是「義」與「不義」呢？在〈天志上〉則以上古三代的君主事蹟作論證，指出「兼相愛，交相利」的就是「義」，而從政治的層面來說，推行「義政」的方案有二：一是不持強凌弱；一是有利於天、人、鬼界。這些就是上一集說〈天志上〉的要點。當然，〈天志上〉並不止說了這些重點，它還論證了「天志」的存在，不過，這一論證不單止於〈天志上〉出現，更在〈天志中〉及〈天志下〉出現，所以，我們可以說，早期墨家思想中確然相信「天志」或人格神的存在，現在我們嘗試從〈天志中〉的文本分析看看早期墨家思想如何論證「天志」的存在。

　　在〈天志〉三篇中，墨子都明言「天欲義而惡不義」，其中所謂的「義」就是「「兼相愛，交相利」，而歷史的證據就是「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飽食，便寧無憂」，即是說，能夠實踐「兼相愛，交相利」的話，就可以得到國泰民安，豐衣足食。這樣的講法至少仍然要回應兩個問題。第一，誰人去實踐「兼相愛，交相利」呢？這個問題似乎非常容易解答，答案就是「天子」。然而，早期墨家的「天子」卻並不是指固定的宗族傳承，而是指能夠實踐「兼相愛，交相利」從而得到「天意」的認同，則能「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換言之，早期墨家思想的「天子」實際上是指「聖王」，這是涉及於「天志」作為早期墨家思想的政治思想取向，這方面我們會留在後面再討論，現在只是先提點出來；第二，為甚麼實踐「兼相愛，交相利」就能夠得到「天志」的獎賞呢？墨子提出的理由是「天志」是具有「愛天下之百姓」的特性。在〈天志上〉記載，墨子直言「天意」的講法，指出：「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我們可以繼續追問：墨子又如何知道「天志」是具有「愛天下之百姓」的特性呢？這就涉及到墨子說「天志」（或人格神）的存在論證。在〈天志中〉就提出了三個論證去說明，在三個論證的開首，墨子也說：「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即是說墨子自己說明知道「天志」是愛天下百姓的理由，他仍然是使用所謂的「三表法」來說明自己的解釋是言之有物。

　　首先，墨子以「有原之者」的方式去論證，即是所作的論證要以眾人過去及現代的共同感官經驗為依歸。墨子說：「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縠絲麻，使民而財利之；列為山川溪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即是說，墨子認為天地間有日月星辰的設置，四季風雨的運行，山川林谷的形成，全部都像是冥冥自有主宰一樣，墨子更加用比喻法作出類比，認為人間的父母都愛錫子女，會盡力思考可以長遠地愛護子女的方式，「天志」就像是這樣，而我們人就應該懂得回報「天志」，實踐他所喜歡的「義」。

　　其次，墨子又以「有用之者」的方式去論證，即是所作的論證需要從日常百姓的日用經驗之效用為準則。墨子說：「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說人殺不辜而予之不祥哉？」即是說，墨子認為人世間有所謂「報應」的問題，當然，所謂「報應」是佛教傳入中國才正式形成的觀念，而墨子的觀念是從「義」與「不義」來說，當有人殺害無辜者，這些行為會被「天志」降下「不祥」的，由這種事來說，則「天志」就是負責監督人世間的，從中也能窺見「天志」的存在。

　　最後，墨子以「有本之者」的方式去論證，即是所作的論證要以上古聖王之事為依據。墨子說：「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之；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這段話，我已引用了很多次，也指出墨子常常引用到上古三代聖王的堯帝，舜帝、周文王和周武王等做正面的例證；以幽王、紂王和厲王等做反面的例證，而在〈天志中〉，墨子更引用到《詩經》及《尚書》的說法做論證，《詩經。皇矣》說：「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謂的「帝」是指「天志」，這一段即是指「天志」告訴周文王，他喜歡有明德的人。透過這些論證，墨子不單是論證「天志」的存在，更指出兩個重點：一是「天志」是一種具有人格神的存在，如具有愛惡、負責監督及賞罰；二是「天志」是「天之愛民之厚」。

　　當然，早期墨家思想以「三表法」來論證「天志」的存在其實與西方基督宗教的「自然神學」的論證是很接近的，即是從自然及人文社會中的現況規律來思考其中的可能來源，所以梁啟超先生在《墨子學案》中曾以「小基督」來形容墨子。不過，在這裏我要指出的是墨子論證「天志」的存在，其中的理論效力是不充分的，墨子論證「天志」的存在其實是以一種我們名為「超越的論證」方式作出證明，用例子說明，現在這間房內沒有人，突然間桌面上的杯子翻倒跌下來，我們就嘗試找出一個最有可能的解釋，有人說可能是有鬼，有人說可能是有風，有人說可能是有竉物走過，從這些可能性中我們找出一個最為合理的說法，這就是「超越的論證」的日常用法，不過，從這個例子來看，「超越的論證」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必然性，即是墨子認為大自然是有一位「天志」的人格神作為愛人利人的設計者，現代科學卻可以告訴我們是從演化論來完成的；墨子又認為「天志」會給予殺害無辜者不祥，我們又可以從有人無「報應」來反駁。換言之，早期墨家思想雖然用「三表法」來論證「天志」或人格神的存在，然而，其中的理論效力卻是值得質疑的。所以難怪當代新儒家的幾位學者都指出早期墨家思想的「天志」是有理論上的問題，甚至在現代的一些「墨家思想」的課程中更不講「天志」的宗教思想部分。然而，為何我在這個節目中仍然會講早期墨家思想的「天志」宗教思想呢？主要原因是我並不認為早期墨家思想是強調以「天志」的人格神來作為其思想的全部基石，即是「天志」其是早期墨家思想的一個理論上的預設，最重要的是保證早期墨家思想的「義」觀念能夠落實。

　　在早期墨家思想中的「天志」其中一個重中之重的要點是對「天志」特質的掌握。在〈天志〉上中下三篇的結尾部分，都有強調「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即是說，早期墨家思想中對「天志」的強調的目的是以「天志」的「欲義而惡不義」來實踐整個政治、經濟及社會的思想方向。而在〈天志下〉更多強調到實踐「義政」的方案，即在政治下非持強凌弱，反對侵略性的戰爭。或者，對於〈天志〉的文本分析暫時到止。接下來我們會說「明鬼」。

**第二部分：《明鬼下》的文本分析與「天志」、「明鬼」的現代意義（15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是韓曉華博士，現在我們轉而討論早期墨家思想中的明鬼。〈明鬼〉在現存的《墨子》中只餘下〈明鬼下〉一篇，簡單來說〈明鬼下〉是要從多方面來論證「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在〈明鬼下〉的首段，墨子即指出「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天下亂」的主要因由是「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是以在〈明鬼下〉接下來的段落都是假設「今執無鬼者」的說法來作出反駁。大致上來說，墨子論證鬼神的存在可以分為六個部分，即是〈明鬼下〉接下來的六個段落。

　　首先，「今執無鬼者」認為鬼神之說是妖言惑眾，造成天下之亂的。墨子就指出：假如真的沒有鬼神的話，為何會有鬼神之說法，自古至今都有不少有說有見聞過鬼神，怎可以用妖言惑眾就說解釋了呢？換言之，早期墨家思想對於鬼神存在的處理態度，其實正在於不用疑神疑鬼的方式，或一刀切的方式來處理。其次，「今執無鬼者」又認為自古以來已經有許多人說見過鬼神，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墨子就指出：周宣王、秦穆公、宋文公等皆曾白日見鬼，以證明鬼神的真實存在。這又是墨子使用其「三表法」的「有本之者」來論證。第三，「今執無鬼者」又認為這些諸侯王都只是普通人，普通人所聽聞的又豈可盡信。墨子又指出：三代聖王都有敬鬼神的祭祀行為，換言之，對於鬼神的存在亦是聖王或君子之道所認許的。第四，「今執無鬼者」又認為墨子說出許多的上古之人證明鬼神的存在，那麼，又有哪些書冊正式記載了鬼神的真實存在呢？墨子遂引出《周書》、《夏書》和《商書》中的不同記載來證明鬼神的存在具有文獻的根據。第五，「今執無鬼者」又認為祭鬼神可能會妨礙孝的行為，即是以為鬼神為大而忽略專事兩親的事，墨子指出鬼神有不同的類型，有天鬼、有山水鬼神、有死而為鬼。即是說，祭祀鬼神並非純粹的對待其他人物，也是對待於自己的親屬，實踐孝親的行為。最後，「今執無鬼者」又認為鬼神是無有之物，做不著去以酒飯牲畜等來去祭祀，墨子就指出祭祀鬼神並非把酒飯牲畜等掉在污渠中，祭祀鬼神至少可以有兩個效果：一是能做到對鬼神等祈求降福；二是能與鄰里親近作為聚眾歡樂。

　　經過〈明鬼下〉這六個步驟的論證，我們大致上可以理解到早期墨家思想確然相信鬼神的存在，並且具有一定的分析作為論據去支持。不過，對於早期墨家思的「明鬼」仍然有兩個要點要分析的。

　　首先，早期墨家思想的「明鬼」，即對於鬼神存在的論證，其實並不能作出一個很高的理論效力，墨家論證鬼神的存在有致上有兩個方向，一是從古書的記載作為論據，即諸侯王的白日見鬼或多本古籍記錄，然而，問題是這些古籍或諸侯事蹟會否誇大或不實呢？尤其是在我們現今的考證來看，不少古籍其實具有宣傳的成分，如佛典記載佛陀一出生已經可以行走七步，並說上天下地，唯我獨尊。另一是從最有可能的解釋來說，即上古聖王的祭祀，或以「空穴來風，未必無因」的思考來說，認為肯定鬼神的存在比否定鬼神的存在更為合理，從而論證鬼神的存在，然而，這樣卻只能是一種較為低效能的論證。依此來說，我們可以說早期墨家思想對於鬼神存在的論證是值得質疑的。

　　其次，稍為認識早期墨家思想的都知道墨子主張兼愛和節用，關於兼愛，孟子明言「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是禽獸也」；關於「節用」，《史記》有記載「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然而，從〈明鬼下〉最後的兩個段落中卻似乎都一反這些講法。關於「孝親」的想法，墨子竟然說出祭祀鬼神可能是關乎於孝親的行為，這方面可以作為論證一般以為早期墨家思想只作無差別的愛而忽略孝親的反證，當然，早期墨家思想說「孝」亦本於「利」，即有利於雙親，所著重的與儒家說的「孝」是有分別的；關於「節用」的想法，墨子竟然說出以酒飯牲畜等作祭祀是有效果的，至少在於聚眾歡樂，換言之，一般我們以為早期墨家思想講「節用」就是自苦的行為，然而，從這一段落的講法來看，早期墨家講「節用」其實是「應駛則駛」而不是以一種自我受苦的方式作為處世。

　　好了，由於這次只完成〈天志〉與〈明鬼〉的文本分析已差不多把時間用完，那麼，對於「天志」與「明鬼」作為早期墨家思想中的理論效果及現代意義就留待下一節再講了。

──第五集完──